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五禮通考二百四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十二

馬政上

蕙田案馬者國之大用故政官以司馬名之重其事也考古天子之馬有二一曰國馬亦曰王馬一曰民賦之馬民賦者井邑丘甸中

所出戎馬一匹出戎馬四疋畿内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是皆民養之平日有軍旅則賦之故曰萬乘千乘百乘此軍政也國馬則天子使人自養之周禮校人以下趣馬牧師庾人圉師及馬質等皆以養馬為職其事則牧之有地聚之有廄孳息有候阜育有方制馭有法勞逸有節所以養之教之盡物之性以供國之用者皆馬政也自井田法廢馬不

賦于民而盡養于官漢唐以來言馬政者日

亟其盛衰得失之由關于軍國者鉅矣故詳

述其源流以備考鑒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 疏辨六馬是差擇也頒良馬而養乘是養乘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

呂氏忱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為用考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為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令最為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于官有畜之于民如丘甸歲取一匹之類皆是畜

之于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名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于官者

蔡氏德晉曰兵政莫急于馬故校人為政官重職而以中大夫為之校人所養皆公家之馬萬有餘匹自路馬而外凡郎衞兵衞從王師田巡狩者皆當以此給之也

蕙田案馬政之利病多矣然其要必在民馬與官馬分而其法始經久而無弊何則兵之所資者民馬也兵衆則馬亦衆非賦于民其何以給故三代之時俾人自養其馬則馬得

所養而國無養馬之費此民馬之不可以官

與馬者也國之所用者王馬也王馬之所任

者國事非養于官何以為政故校人以下俾

官共養吾馬則馬得蕃息而民無養馬之累

若官馬而以民與之則為户馬為保馬為括

馬而其害不可勝言矣此校人職特著明曰

王馬之政可知民馬之無與于官官馬之不

資于民而馬政之大綱舉矣

易坤彖傳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繫辭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

蒐田案以上二條言馬之用

說卦傳乾為馬疏乾象天天行健故為馬也

項氏安世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疏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

震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疏善鳴取雷聲之遠聞也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也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

坎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疏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亟急也取其中堅内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曳取水磨地而行也

崔氏憬曰内陽剛動故爲亟心

蕙田案以上馬取象

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

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鄭氏鍔曰種馬者馬之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

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蔡氏德晉曰戎馬以即戎田馬以出獵駑馬以供冗役之用

高氏愈曰校人職馬有六種而此止言三物者蓋種馬不常有齊馬道馬皆王所乘以給臣民之用者唯三物而已

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王氏應電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

蕙田案後世論馬皆以尺計蓋本此

詩魯頌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黑曰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黒鬣曰駱赤身黒鬣曰騮黒身白鬣曰雒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

邶風定之方中騋牝三千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黒鬣殷人白馬黒首周人黄

馬蕃鬣

爾雅釋畜騊駼馬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騉蹄趼善陞甗騉駼枝蹄趼善陞甗小領盜驪絶有力駥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馰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馵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閡廣逆毛居馻騋牝驪牡玄駒褭驂牡

曰騰牝曰駘騢白駁黃白騜騢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
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鴇黃白雜毛
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
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注騊駼山海經云北海有
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駮山海
經云駮如白馬黑尾音如鼓食虎豹甗山形似甗上大
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騉駼亦似
馬而牛蹄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騄耳又曰右服
盜驪盜驪千里馬駥即馬高八尺骹膝下也首俗呼為
踏雪馬啟左傳曰啟服左白前左脚白右白後左脚白
易曰震為馵足騢赤色黑鬣驪黑色跨髀閒州竅尾本
白尾株白尾白但尾毛白駒顙戴星馬也素鼻苙也俗

所謂漫顱徹齒顁額回毛在膺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
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幹脅皆别旋
毛所在之名逆毛馬毛逆刺騄北詩云騄北三千馬七
尺以上為騋見周禮玄駒小馬别名褭驂耳或曰此即
騕褭古之良馬名隲今江東呼駁馬為隲駱草馬名駁
騜詩曰皇駁其馬騝騮皆背脊毛黄騧今之鐵驄驒色
有深淺斑駮隱粼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周人黄馬繁鬣
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鵻今之烏驄駓今之桃花馬
陰淺黑今之泥驄騅詩曰有騅有駓騢即今之赭白馬
形赤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騧今之淺黄色者為騧
馬魚似魚目也
詩曰有驔有魚

論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伯樂相馬經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

為將軍欲得强腹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豔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權頰欲滿如月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竪小而厚膺門馬前胸汗溝馬中脊也又曰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趺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尾骨欲得高而垂眼下懸蠶懸蠶欲得成

埤雅舊說相馬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唇

欲得緩下唇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
則愁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
起如飛龍又曰人眼烏目鹿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
如膺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
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
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
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
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

齊民要術耳小識人意鼻大則能奔目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膁腹小則易養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等類致肥欲得見其骨謂頭顱等類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膇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膇胃脘也頷下欲深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又欲長頰下側八寸骨是牙欲去齒一寸牙如劒鋒則千里額欲方平鬉欲戴中骨高二寸鬉中骨也胸欲直而出頸骨欲大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膢筋欲大膢筋夾脊筋也三府欲齊兩髂

及中骨也附蟬欲大也夜眼肘後欲開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鷂翼能久走

國憲家猷汗溝欲深入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黑者曰銜禍短壽白額入口名梅雁一名的盧

安驥書頭宜少肉如剝兔頭口中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大如朱

相馬經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膝如團麴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圜如麴曰成人者行千里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者目上陷如井字目成人者瞳子中人頭足皆見

國策張儀曰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三尋三尺也

海客日談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謂之跨竈馬蹄之下有兩空處名曰

竈門

全雅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

列子伯樂對秦穆公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公曰何色對曰牝而黄往取之牡而驪公曰物色牝牡尚弗能知何馬之能知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

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

集異記寧王得二馬其一價一千緡一五百緡坐客觀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寧王令驗之馳驅數四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品其高下焉

相馬經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

小頭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脛大蹄三羸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骼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國憲家猷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齨十一年而下四齒齨十二年盡齨十七年上四齒齨十八年盡齨十九年上兩齒

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相馬經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黄三十四歲齒落不復出

馬經釋義案内經頭為諸陽之首具五官通七竅六腑清陽之氣五藏精華之血皆會於頭故庭闕宜張蕃蔽欲見心氣通舌心主血也肝氣通目肝主筋也脾氣通口脾主肉也肺氣通鼻肺主氣也腎氣通耳

腎主骨也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腹胷者臓腑之郭也膺門者氣海之所藏也跂脛者所以管趨翔也又五臓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腎所屬也筋之精為黒眼肝所屬也血之精為絡心所屬也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肺所屬也肌肉之精為約束脾所屬也

蕙田案以上辨馬之名物

周禮夏官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

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疋為乘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疋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疋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疋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疋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趣馬七十二疋則馭夫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從而三

之既三之無僕夫者
不駕於五路皁之也
鄭氏鍔曰養之冀其蕃盛乘之冀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也四馬為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為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為十二匹則同一皁傳曰牛驥同皁皁言皁隸之所掌也合三皁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而不散之義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廄廄則數至于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于易乾為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于此故以廄名之合六廄而成一校
而六廄又分為左右則十二閑矣
王氏應電曰舊說謂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晉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于馭夫而不屬

于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畧相當矣

蔡氏德晉曰一千二百四十匹而一馭夫自師至馭夫皆以八登之則有八馭夫可知矣然則合天子良馬駑馬之數計之共得馬一萬七百八十四匹而民間之馬不與也舊解誤

王氏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于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為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工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于中士之馭夫而已葢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于校人矣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馭夫于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稍食師圉夫史以

下

廋人正校人員選注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王氏應電曰馭夫而下可以備員于校人而中其選者廋人差而正之也

蕙田案以上畜馬官職祿食及選舉之政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降殺之差每廄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蔡氏德晉曰十二閑良馬四閑三廄為一閑駑馬八閑每馭夫為一閑也邦國諸侯之國六閑良馬二閑駑馬四閑也四種無種馬戎馬也家天子公卿之家四閑二種田馬一閑駑馬三閑也

又曰邦國六閑良馬二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駑馬四閑為四千九十六匹合計之當得五千三百九十二匹衛文公騋牝三千齊景公有馬千駟未嘗過制也而陳用之譏其僭侈踰禮亦考之不詳矣

鄭氏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為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為十二閑諸侯馬四種分為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

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為四閑又半諸侯也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為司馬法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考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萬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葢養於國

者爲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爲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鄭氏鍔曰特謂牡馬也詩云實惟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

蕙田案特與牡有異牡對牝而言特又别于牡而言牡所以駕服特所以蕃孳也閑中之馬特居牡馬四之一所以仲月通淫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者也故庾人佚

特用之不使甚勞所以安其氣血校人夏攻

特以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以爲蕃

馬之本皆先王順時育物能盡物性之義

又案以上養馬之數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注頒授圉者所牧處疏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

鄭氏鍔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甚衆而官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也

蕙田案馬必就牧雖官馬之在閑者當水草

茂盛之候亦皆當置之牧地也

孟春焚牧　注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鄭氏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蕙田案以上牧馬之地後世謂之牧厰設監以治之唐之四十八監等是也

中春通淫　注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注所合牛馬皆

繫在廄者其兆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

方氏慤曰合牛馬而遊兆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蘩也牧牧蓋畜養之地

蕙田案此遊牧孳息之令

周禮夏官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氏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

蕙田案芻牧以芻牧之所謂牧養也王氏說

與牧師複

又案此條馬之芻牧序官圉夫良馬匹一人

駑馬麗一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疏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春新延廄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分秋分治廄當于是時

劉氏彝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其穢也釁廄辟去其惡也

蔡氏德晉曰始牧始出牧放也庌廡也夏酷暑而馬尤畏熱故爲廡以凉之養馬之事莫要于温凉出入之以時故特舉之

趣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注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駒之屬　疏云

辨四時之居治者謂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牧庌者放牧之處皆

有庮廏以
䕨馬也

蕙田案此條因時廏牧之政

校人春執駒注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

夏頒馬攻特注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謂騬之

蕙田案先鄭云騬之騬去勢也馬必騬而後可用春執駒已騬之矣及夏而通淫之特亦并騬之使供用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

周禮夏官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注阜盛壯也鄭司農云散謂括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佚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王氏應電曰每圉二廋人一廋人所統三馭夫九趣馬二十七圉師一百八圉人攻以治之教以導之自阜馬以至圉馬皆是也阜者秣飼以時使之壯盛佚者駕乘有節使不過勞三歲曰駣始教以乘習二歲曰駒攻治其蹄齧執駒以熟其性圉馬以就牢籠然後馬之惡者可使馴柔者可使良而無耍駕驚奔之

患

馬質綱惡馬　注謂以綦亦綱維狎習之也

䟽田宗先王所以盡馬之性者亦唯養之教之而已校人總其綱廋人馬質兼掌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　注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　䟽財謂共祈具及藥直

天官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

養之食之

蕙田案以上療馬疾

夏官校人秋臧僕冬獻馬講圉夫注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馭五路之僕獻馬者見成馬于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疏云講猶簡習者亦謂秋時物成講之使成也

趣馬賞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劉氏彝曰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

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給六者簡馬之大節也

王氏應電曰簡其六節者凡馬驅之而晉旋之而反此進退之節提之而走控之而止此行止之節驟之而趨馳之而奔此馳驟之節簡者督策之使合節此教導之法也

蕙田案此養馬調馬之佐校人者六節王氏與注及劉執中說不同王氏爲優葢此言贊正良馬則駑馬應不在內且與節字親切簡馬之道六者不可廢也

掌說駕之頒疏凡用馬當均勞逸故脫駕須依次第

馬質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注謂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葸田案齊飲食簡六節掌說駕等皆所以臧僕而講馭夫之事歸於善養善教善用之馬政之實際也

詩小雅吉日既差我馬傳差擇也

爾雅釋畜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注齊毫尚純齊力尚強齊足尚疾

周禮夏官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物馬齊其力

蒐田案以上差擇須馬之政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注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

蔡氏德晉曰質平也馬之價直不等故立馬質平之謂買馬則驗其駑良平其價直也

易氏祓曰此言市馬之政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内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

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用者罪　疏旬之内日少若養之善未能致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過馬力既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

若有馬訟則聽之　注訟謂買賣之言相負

巫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蕙田案以上市馬之事

馬質禁原蠶者　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其傷馬歟

蕙田案此養馬之禁

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

鄭氏鍔曰馬未嘗有祖凡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為龍馬馬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為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

夏祭先牧注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鄭氏鍔曰先牧始教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

秋祭馬社注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

王氏昭禹曰馬社廄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故祭馬社

鄭氏鍔曰皂廄所在必有神馬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

蕙田案王氏鄭氏說與注不同似更優

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鄭氏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廄必存其神使不為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為之助四時祭之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庾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注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

鄭氏鍔曰庾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校人祭先牧廼祭始教牧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神

春官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注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

禽詩云既伯既禱爾雅云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疏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蕙田案以上馬政祭祀

又案三代以後國之需馬益急養馬之政益煩而卒至于耗斁而無實者究由畜牧之不精也今考周禮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等職大小相維詳要具舉則官得其人矣牧地有厲禁廄牧有時令則天地之和

恊矣芻秣有專司疾病有醫療而養之極其精矣贊正良馬而教駣攻駒散馬耳綱惡馬則教之極其馴矣至于仲月通淫游牝攻特則又全其孳息之性焉後世論牧政者所當詳究也

右周馬政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其後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貨殖傳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竒繒物

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歸氏有光曰周禮牧馬之事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

以能盡物之性者也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考其實

不然丘甸之馬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

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

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馭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閒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

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卻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師古曰閑閑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

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又牧槖昆蹏令丞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為廄名師古曰牧槖言牧養槖駞也昆獸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皆屬焉

金日磾傳輸黄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

馬監

史記平準書漢興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一黄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

匹則百金至今上即位數歲國家無事衆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與會

漢書文帝本紀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

蕙田案此裁省廄馬之始

食貨志鼂錯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

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去聲復卒

蕙田案此養馬役卒之始

孝景二年始造苑馬以廣用宫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景帝本紀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蕙田案此牧地弛禁之始

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再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疋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匈奴列傳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

漢書食貨志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故除告緡之令明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蒐田案建元罷苑馬而畜馬之本傷矣數出師而用馬之力殆矣于是為假母歸息之令

而車騎之馬遂乏甚至官吏出馬不踰時吏

籍吏民馬矣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疋牛倍之羊

萬頭注塞斥者言因斥開邊塞吏令寛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後

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

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作天馬之歌

史記大宛列傳　張騫為天子言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

先天馬子也漢使烏孫烏孫使使獻馬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使者往既多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不肯與漢使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是歲太初元年也

漢書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圍其城宛大恐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貳師許宛之約宛大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西域傳大宛俗嗜酒馬者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

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諂古諂字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

封為王遣子入侍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者皆漢使所種也）

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

武帝本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

西域傳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傜賦也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徐氏曰案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本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

石顯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蕙田案此係昭帝元鳳二年事文獻通考以為宣帝五鳳二年誤

元帝本紀初元元年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三月詔罷黄門乘輿狗馬　五年四月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貢禹傳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廄馬

百餘匹方今廏馬食粟將萬疋令民大飢而廏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廏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食穀馬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秋減乘輿廏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葢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

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姚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漢儀注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至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馳負石至玉門關武紀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歸氏有光曰漢馬莫盛于孝武之世後以馬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

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廄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竒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官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髙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為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

後漢書百官志太僕卿一人掌車馬丞二人未央廄令

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長樂廄丞一人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

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注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

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二月詔有司省減内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本紀永初元年九月詔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六年春正月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

順帝本紀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故置

馬氏端臨曰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疋其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靡廩粟而已

靈帝本紀光和四年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注調謂徵發也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注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出馬弩十一月詔廏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右秦漢

晉書職官志太僕統典牧乘黄廏驊騮廏龍馬廏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

馬政志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

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

魏書太宗紀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戸輸戎馬一疋

泰常六年春二月調民二十戸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

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疋

世祖紀太延二年十一月行幸棝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宇文福傳太和十七年車駕還洛勑福檢行牧馬之所

福規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埸是也及徙代移雜畜于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耗損髙祖嘉之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

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疋槖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髙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塲恒置戎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

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盜所盜掠焉

隋書百官志後齊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産之屬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乗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等署令丞驊騮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右南北朝

隋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八統驊騮乗黄龍廏

等署各置令二人丞黄減一人

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騂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督及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内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焉

煬帝即位太僕減驊騮署入殿内尚乘局改龍廄曰典廄署有左右駁皂二廄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黄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

禮儀志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書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

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廏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廏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

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

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
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
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
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
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
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
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
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

省自萬歳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歳出高品御史案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疋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廏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戸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戸無以馬爲貲毛

仲既領閑廏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

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内外閑廏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凉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没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

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

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二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案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之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絶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歸氏有光曰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為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盡跨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為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包絡也

舊唐書禮儀志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明集禮唐設壇於長安四十里外龍豪澤中其制高三尺周迴九步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

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如常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實

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

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

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立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

望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南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仲夏饗先牧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前

饗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饗所右校埽除壇之内外爲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饗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司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饗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

其墉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用肆僕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册府元龜永泰五年四月丙午命太常寺復置馬祖壇依常式饗祭

右隋唐

五代會要後梁開平四年須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

攻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疋外匿者有罪

長興四年勑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劵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者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

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

之故有是勅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禦契

丹

右五代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誧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十三

馬政下

宋史兵志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二使領之太平興國五年改為天廏坊雍熙四年改為騏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廏坊二皆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

羣牧使以内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爲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賜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廣平衞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州曰安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單鎮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爲羣牧制置使副都監判官凡廄牧之政皆出于羣牧司自騏驥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蒽田案此宋初牧監之法馬政以牧監爲上
國無養馬之費馬有蕃息之功外此而市馬
茶馬猶可權宜行之若户馬保馬社馬則皆
使民養之于是民累深而馬政亦壞矣其故
皆由牧監之廢故首著之
文獻通考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
牧放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廏之馬始
備矣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陜西則秦渭涇

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泊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空名勑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以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
宋史兵志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

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皂充牣始分置諸坊

名臣奏議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

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

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

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

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

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曁乎市易之

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

生牲元黄亟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牲食枯芻處華廏卒以為常故多生息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天子畿方千里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大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無邊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為患由馬

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閭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乘牝字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于中國不聞市之于戎也今軍伍中牝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躁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

賞繒其如所賜無幾尚習前獘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疋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

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當是時凡内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觔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驥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皂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

文獻通考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廏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蕙田案開國之始馬政必嚴承平之後馬多必變法省初費而變為賣馬馬政由是多故矣

宋史兵志　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為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為牧馬費廣

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于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

蕙田案開國之初習于軍旅每以馬政為重設監置牧馬必蕃庶及承平日久上下恬熙民不知兵往往以馬多為無補而專惜其費於是牧監漸廢及需馬之時馬不足用一切苟且之政行而馬益耗民益困此漢唐宋明之錮病前後一轍也

名臣奏議仁宗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畧曰臣謹案
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于戎狄
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
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
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
血氣夏攻特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其國
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
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之月遊牝别羣則縶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元池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于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又案唐自貞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疋開元中置七坊四

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今之同州及太原巴東相衞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敕于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内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揀擇孳生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别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仁宗皇祐五年中書舍人丁度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虚費遂廢八監然

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疋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資産以升戸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戸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

佃歳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歳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

京東牧監悵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
制
文獻通考至和二年歐陽修上奏畧曰今之馬政皆因
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
至于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
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
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戎狄或已為
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可以興制一監臣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東見其不畊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于轄下訪求草地若可以興制新監

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

宋史兵志　神宗熙寧元年手詔文彦博等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歳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

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于是樞密副使郤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廵察不能周知牧畜利

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于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

餘數皆隱于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文獻通考熈寧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陜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牧司云

河北察訪使曽孝寛言慶律中嘗詔河北民户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户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户各計資産市馬坊郭家産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尺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來上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蕃部矣

宋史兵志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

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陜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髙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疋襲逐盜賊之外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輸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

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須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于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

文獻通考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疋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

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
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議樞密
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
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
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
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
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
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疋邊防事宜何所取

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疋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疋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

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疋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

之令尚養户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户馬更為保馬矣

宋史兵志　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為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詔如元令稍增其數　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補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甲為

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寛有司不務循守遂致
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又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
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
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户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
罪去而保馬遂罷
馬氏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户馬也元豐七年所
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户馬
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法行之初民皆

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當時賦役必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重為民病矣

蕙田案戶馬保馬此令民養馬之弊政也馬氏之論極中當時議者之隐

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于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

往視陜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陜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于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

閒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損顧之閒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廄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廄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

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

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葢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竒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于他監令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

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曽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于陜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于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

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陜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十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

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

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

名臣奏議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彥博論監牧䟽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之萊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遠

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用不絕熙寧元年陛下剏置南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自當增修而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戸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儻不知戸配

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或謂監牧之馬率多少弱既非齊力難勝具裝且馬既蕃庶必有駑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牧最為甚多以至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緣牧所費殆將不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計河北監戶歲入牧地之租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馬唯河南諸監所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

率草馬二萬歲收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參疋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廄庫棚厈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户彫殘場務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即乞委臣寮博

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

蕙田案給地牧馬之弊盡于此疏矣

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于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戸八萬

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撑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歸氏有光曰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為詳而戸馬保馬餘地牧馬為後世害葢自熈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收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為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隷諸監曰券

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陜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陜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陜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

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
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
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

蕙田案此宋市馬之法

文獻通考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
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
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
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

用銀綃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蕙田案此宋茶馬之法茶馬最善明代行之極有成效其原出于此也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牧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於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
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
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吴與其射御教吴乗車則是雖
無亦自有馬今必産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
羣歲生産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
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上以未見孳生之數歲分
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

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

三邊馬

馬政志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嘉祐以前原渭徳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疋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

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
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
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
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為二其一
曰戰馬生于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
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
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
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

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

歸氏有光曰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槩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頂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

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陿無所斁畜或禾稼稲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也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壇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

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蕙田案馬政莫繁于宋亦莫壞于宋夫牧監者畜牧之正也宋初以監牧致馬蕃息乃以承平日久用馬者少遂慮其多費而更易之不數年間馬遂耗而軍事用馬又亟于是一切權宜苟且之法行戶馬保馬給地牧馬累民滋甚而馬政大獘雖欲復舊時監牧之利

而不可得矣南渡後雖置監牧馬而風土不宜馬不盛産于是專藉之市馬而馬政不可問矣

右宋

遼史食貨志初太祖為達剌府額爾奇木懲耀尼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萬餘樞密使耶律色珍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

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
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
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𣂏地間以
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
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
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
畋獵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
以北善馬皆為達實林牙所有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七月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兵志天德間置迪河斡爾多阿爾本富僧額永安沃濟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于諸色人内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明安穆昆佛寧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為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世宗置所七曰特們圖們阿都齊布沙堪額勒本和

囉噶伊囉斡大定二十年更定羣牧官詳袞托迪扎布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明昌五年散縣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他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羣官之餘騎以給戰士焉

元政典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和哩圖們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約尼伯葉濟蘭格爾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牧人曰哈齊哈喇齊有千戸百戸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守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

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辠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氊置撒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醖都來京師醖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齊哈喇齊之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每醖都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

以小稻充芻粟每旬取給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廏閲肥瘠凡御位下正宫位下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番等處草地内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駝騾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千户百户等名目

右遼金元

明史兵志明制馬之屬内廏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于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爲太僕寺行

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即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于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于幾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為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馬十疋五十夫設圉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

蓋兩時省之三歳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蕃以貸市于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案歳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此其大凡也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于滁州統于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為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太興舒城三監置草場于

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
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既而以監牧歸有司専令民牧江
南十一戸江北五戸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
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
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牡曰皃牝曰騍
皃一騍四為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三十年設北
平遼東山西陜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
設太僕寺于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為南太僕

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疋十六丁以上二疋為事編發者七戶一疋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為率十八年罷北京

苑馬寺悉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于隣省濟南兖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騍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

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為生也自豪右莊田漸
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
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
民愈不堪請勑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
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又極論邊軍償馬
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
以助賠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繼文升撫陝者
蕭禎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設行太僕及苑

馬寺凡茶馬番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疋足充
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
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于是勑諭禎但令加意督察而
北畿是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者卽養
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
額會文升為兵部尚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
兒馬二萬五千騍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為令時弘治六
年也十五年冬尚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為

副都御史督理陜西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陜右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尚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為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為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為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疋兩年一駒五年

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為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廄馬既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邊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輒行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半一清覈之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

餘項正徳二年聞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孶生馬輒害之閭有定駒賠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孶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孶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孶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于民遺毋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

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疋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巏以為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獘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疋寧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

馬政請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為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大都因事立說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諳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别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疋

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
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
帑之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
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
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
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神宗九年始上馬八兩下
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
邊之請然一騸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駑馬進其直

止數金且仍寄養于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疋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兑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

價至一千三百餘萬蓋自神宗以來冏政大壞而邊牧廢弛愈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于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涂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為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錢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為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煥請案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既設草

場于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諾爾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西抵黄河外東歷紫荊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平埜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于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来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疋宣德初復置

九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皆困于孳養弘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霽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淳皆請清覈而旋言香河諸縣地占于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宫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尚書張鎣請復之御史胡海言恐遺地利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疋與旗手等衛上直官

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
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
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武
定侯郭勛以邊警為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
貯太僕買馬于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户
部為詘而草場益廢議者争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
時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陜聽西番納馬易
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偽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符

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私
茶出者罪死雖勛戚無貸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
疋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邉關茶禁遣御史巡
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邉氓冒禁私販者多
成化間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弘治間大學士李東
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
抱憾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
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

理苑馬遂命幷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疋而茶尚積四十餘萬觔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令廵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竒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

間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原一在廣寧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撫陳鉞復奏行之後至神宗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于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諳達上表稱貢總督王崇古市馬七千餘疋為價九萬六千有竒其價遼東以米布絹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為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

文帝勤遠畧遣使絶域外國來朝者甚衆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狃于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葢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歸氏有光馬政議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于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乗千乗百乗此皆寓兵于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于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

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疋逮武帝出師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来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

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于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戸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葢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于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

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
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
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
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
疋江北五戶共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
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
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
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邺使有司能責實而行

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

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産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河北今又變責種馬而征其草料原令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絶其游牝

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衞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征觧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邉之馬可得以爲畿内用乎古

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寛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葢修茶馬而渥

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惫弱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衞邢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塲盡出之與夫犂不墾者皆立堠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蕙田案歸氏此議利弊灼然惜未能見之行事也

王圻續通考太祖都金陵馬祖先牧太僕廟洪武二年建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天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為宜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壝四壝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

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
禮祝文曰維神始于天地之初而司馬於世牧養蕃息
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
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
稽古祭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
齋式陳明薦尚享自後定以春秋仲月十五日遣兵部
官祭歲以為常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

餘不可加韉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囊沙四百斤壓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之漸馴帝乘之以夕月於清凉山比還大悦賜名飛越峰復命太常祀馬祖五年并諸神為一壇歲止春祭永樂十三年立北京馬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南太僕主之

孝宗實錄弘治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北地名壩上安德鄉也初文皇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

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至是順天府尹彭

禮等修之

明會典嘉靖三十八年以先牧廟建自永樂歲久頹敝

修之

歸氏有光曰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

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

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

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

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竒矣夫社祀以句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

事意秦制益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
御者皆能善馬太僕職兼奉車輿馬其出於古非秦
官明矣

右明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